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六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李春芳

子實石麓江南興化人文定公集

示諸子

汝父叨居高位日尸素是愧。而况敢私及兒曹。恩貢一途。宜留待寒士。汝輩雖不得一第。猶可博一蔭。可速來吾處。勿考也。所以不使汝輩與考者。恐當道知

此數言可以驚天地動鬼神安得不為大臣子孫極其繁衍科



第極其綿  
遠有本哉

為吾子。或以此濫昇。則子之不囑。猶囑耳。且寒士而泣。玉者可傷也。諄切諄切。

示子孫

真摯之氣  
直欲透過  
紙背

佐翁已蒙聖恩留用。仕路之險如此。為臣子者不可不自慎也。我連日感此。正有山林之想。顧君恩未報。不欲言退。自今益加慎畏。汝叔侄當體我心。交際不可太泛。出入不可太勤。杜門靜守。以全我令名。他日潔白歸山。死且瞑目。

李

潛

啓美原名洵字士美江南興化人葉聞齋稿

復陸兩侯第三書

再接手教。欲小兒圓融處世。惇睦親族。夫聖於和者。惟柳下惠能之。魯男子便不敢學。兒輩庸才。識性未定。專務圓融。將流於邪僻。而不自知矣。族人賢愚不等。漫然親近。恐薰染穢習。又無餘閒讀書。二事均未敢以之訓子也。又云百足之蟲不僵。有無翼而飛者。歟。人生立德。可以不朽。未聞恃足可以不僵者。螻伏不飛。則亦已耳。必借翼而飛。一旦失恃。反遭彈射。且見啗於無翼。陸行之獸矣。弟居恒教兒耐冷。禁兒趨

人為今日  
處世之箴  
規



炎。今未能遽然相反。極知先生爲弟防患之苦心。然窮通有命。禍福任天。近有人語弟云。某某工媚者。何以皆敗。弟告云。黨類先摧。主盟隨廢矣。蓋積不善之人。未有不災及其身者。無爲弟過切焚堂之慮也。

答生心上人書

一味拋下未知便是禪真否然以箴砒俗師真可當痛下棒喝每見大和尚與勸亦

諸方釋子頗多。潛獨馳神几席者何居。亦重師嚴守毘尼。博通經論耳。二者曷言乎可重也。曰異時修定修慧。作聖之基也。今惟聞大興土木。又手書達予。一言之再三言之。以爲予有同好乎。不知愚見竊與師

復如此豈彼法與世法同乎抑別有說乎

異師傷寺圯年久。曰本自現成。師慕橋樓整飾。曰陸地起風波。師算檀施數有二千。曰半文錢不值。師謂施者分釐升合。必安頓於千穩百當處。曰謝你費心。師謂人生難得大好事。曰好事不如無。師謂不朽功德。曰不過報在人。天如幻速朽。師謂督率心苦。曰自取之也。師謂欠六百餘金之債。曰向債主道貧衲待他。生割肉捨身。師計將來之緣。曰莫動妄想。師謂居士不可不一相扶持。曰休要拖累平人。師心服否。大眾聞言俱心服。否服則不須向外馳求。端居寺中。便



獲安樂。不服則李子孤峰獨立。冷眼遙觀大衆與師。持疏沿門。雖到趙州八十。恐猶未能駐足也。

李

清

映碧心水江南興化人  
澹寧齋集

示子孫

歲丙午。予謁先文定祠。因憶宋史中。有巧合三事。此王鳳洲盛事述耶。抑奇事述耶。亦盛亦奇。烏可無述。宋李迪。繇狀元爲宰相。謚文定。壽踰七十。盛矣。先文定。如之。姓氏同。科名同。宰相同。謚同。壽亦同。此一奇也。宋王溥。以宰相致政。父母俱存。盛矣。先文定。如之。

記爲談佐  
直堪使四  
座動容

得人之盛  
如此正所  
謂大臣以  
人事君

故歸田。勅云。繇狀元爲執政。馮京不愧乎。科名以宰相而養親。王溥見榮於當世。夫從狀元登執政。非難。獨執政後復致政。正兒孫濟濟。不能識時。而猶父母俱存。爲難。此二奇也。宋慶曆癸未科入相者六。爲呂公著。王安石。王珪。韓稹。韓絳。蘇頌。盛矣。先文定主試。隆慶戊辰科入相者。如之。則沈一貫。朱賡。張位。趙志臯。王家屏。陳于陞。于慎行也。如之乎。日過之。彼六而此七。此外八座十五人。卿貳三十八人。開府二十人。方伯十九人。餘衣緋懸金者。通計百五十餘人。以節。



義文章事功著。又不在此類。蓋自隋立制科。後其芬華鮮儷。而况宋慶曆此三奇也。亦盛亦奇。二美俱兼。乃笑鳳洲分述盛奇。猶隻美而非雙美也。雖然吾又因家榮而思國慶矣。

與周仲馭

讀請謚遜國臣疏。則微顯闡幽。金石並永。讀所撰遜國記。則鐵骨丹心。日星重揭。然言者有心。行者無力。有說焉。蓋緣當今讀書輩。自做秀才之臭腐。時文與居官之斷爛。朝報外俱付諸羲黃前事。夢夢不可復

裝點語俱  
雅極

識。故驟與之言。如對盲人。舉手東西。不知凝眸。若反覆論辨。務求必勝。則又如鳥語之呢喃。閩話之詰曲。益糾纏不可解會。厭則憑几欲寐。妒則欲標而出。諸大門外矣。甚舉稗官野乘。未付秦火之齊東。而奉若著蔡。錮閉忠良。因其腹枵。遂成耳食。可嘆也。年翁擬作遜國史。讀書種子。賴以不絕哉。

與朱全古

生自寒荆。亡後始躬理家政。彷彿赴童子試。時夫童子所苦者。作文難耳。然舉塾師之腐訓。時文之濫套。



善於摹寫

演讀數過。如描摹影本者。依樣畫去。尚可成字。若悠悠忽忽。從不問家人生產。而忽欲籌斛較瓶。規裳度屨。對婢僕作絮語。蒙耳憤耳。此與之無二字。手指未能硬捉案頭。刻燭催句。竟搔耳摩腹。喀喀不能吐一語者。情狀何異。罪不至此。

與張西河

辭旨俱妙  
令人愛煞

往讀章格菴疏。謂天下人才。半污賊庭。存者當碩果珍耳。固也。然珍彥於朝。尤宜搜逸於野。夫鳩鶴能言。人愛其慧。然未作籠中教鳥。而不知挾能言之舌。以

無由矜慧者。凡幾蟋蟀能鬪。人愛其健。然未作握中參蟲。而不知挾能鬪之距。以無由矜健者。又幾人才踰伏草茅。而鳴躍無期。類此。但惘惘妍媸。惟聲是和。是孟嘗出關之羣雞也。想當以情而賄賂四字。藥銓曹二豎耳。

又

昔歐陽原功修宋遼金三史。以爲一時三大製作。皆出其手。乃今日亦有當修三。一日記故事。一千家詩。一雜字。或曰。此皆兔園冊備抄耳。何言修。不知世間



不可不存  
此論

之書必至田父山民村姑皆能家絃而戶誦之方為  
必不可少之書而今之不解讀是者幾恐塵封三史  
實難與爭勝奈何置為成書而謂一字之增損皆所  
不能若汰蕪益奇以新書鏤行使世間無不讀書咏  
詩又無不識字之民快孰甚以視元人抑鬱牢騷無  
所見才而托之詞曲小說以炫目者何如何如

與莊雷臣

客鴻至兩接尊教俱以假館祝敝邑近苦飢凋市鮮  
醉端有酒食先生饌半惡草耳忽聞方伯之子宗伯

善戲謔兮

極尋常事  
極尋常語  
落映碧手  
便都有味  
外之味

之壻欲屈首授徒則詫為異聞謂非瑤池之瀝不足  
染指閩苑之果不足充腸如爰居聞鐘鼓驚走况某  
村居日久與俗客頗疎當其興盛咳唾皆欽書紳未  
已恨不刻心一朝羸寂人情萬狀丞相之長史已去  
而欲無附之張君嗣為介紹而進之是失委也雖香  
吐雞舌若飄風逝耳幸垂宥不一

與沈蒼巖

弟謂天之福善人以有後苦鄙人亦以有後夫鄙人  
者雖富擁千頭而一毛猶靳若令渭城曲日唱於高



一人向受  
恩者言來  
生當爲爾  
父非爲父  
不能曲折  
報恩也惡  
諛大足悟  
人  
貪賞其字  
句之新妍  
幾忘其言  
趣之危苦

臥則上帝尤忌其清閒而日思拂亂之此所以人而  
蝨斯也夫則百斯男乃皇家之獨慶而公卿士庶人  
之大苦買宅未已又爲市田市田未已又爲娶妻娶  
妻未已又爲蓄奴婢其名而翁其實乃僕以一僕供  
數十主役勞乎逸乎尤可笑者老而多情又誕一無  
影之兒易簣猶倦蓋棺乃輟故曰大苦也想啓函時  
亦當破顏耳

又

吾輩數載分手一朝促膝猶恨身非形影有動輒離

補文通所  
未及直可  
另作一賦

耳河干握別幾欲零兒女柔絲不得已以男兒戟鬚  
掃之然歸舟後猶作移時惡彼昔人所云黯然消魂  
惟別而已猶後之也若良朋相對方笑語聲譁而每  
一念別則咫尺階前已情慘陽關乃知別意在別境  
之先者尤爲黯然也翻恨文通別賦猶未尋味及此  
耳

### 與歸懸恭

近接某紳札薦某友相訪見其爲嚴親乞言累牘不  
休弟謂真孝子也遂曉夜縷思贈以序言不意分袂

今人類借  
文章行誼  
爲乞食之  
資然猶知



借文章行  
誼者聖人  
之教也

後又欲乞孔兄少許乃嘖然笑昔人謂索文之使毒  
於催租今又識贈文之費奢於嫁女雖然畢竟所嫁  
者醜女耳若好文如好女行見白壁黃金絡繹君家  
其又何費焉

### 與毛子晉

閱汲古閣儲書洞心駭目昔夜郎王僻處井底終身  
不見漢大故詫雄自如若與高麗啓民稽首隨帳傍  
干官而覲百戲其不從駭羨之餘旋化懊喪者幾希  
弟今日者無乃幸而不爲夜郎又不幸而不爲夜郎

以喻無所  
不有止是  
言

乎小記小序各一聊識藏書盛事皆蕪辭也若酒甌  
足覆恐君家所儲盡皆醍醐以近旨爲福過不若  
裂而焚之轉深知我之感于此日耳

### 與丘近夫

弟偶讀西京雜記至明妃出關事輒嘆然彼盲目人  
主尚解誅毛延壽猶是憐色心苦耳它年墓草內向  
無乃感此一念耶若以卞子相石兩工當延壽前身  
謎乎妒乎誰誅者此抱璞之士所以歛歔於憐絕也  
苟偕延壽誅猶幸夫至偕延壽誅猶幸而士之不幸



更何如。

又

承示大刻，以六朝駢麗，寓入大家典則，二美合矣。豈非君研精斯道者深乎？若帖括簿書，古文之忌器也。而其往以一身兼之，故入斯道不深，且又斜趨于虞初文致等書，以身為逐艷元美，慨想於韓歐義，仍企嘆于曾王，皆以殘年，向盡欲追，未由此其所以無其才，而有其感也。若君則否，既以少俊，蠶氣蟬蛻于帖括簿書外，以端力古文辭，况指鵠惟端，有中必洞，遙

可見唐朱  
大家之學  
後人無可  
皆議

睇竿頭所進，靡底善乎。酈道元之論山也，既造其峰，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可見山境與文境俱以百折千繞，無頓足為佳。若頓則不佳矣。行拜新篇，以券鄙言耳。

與宗子發

數日內，貴恙想已霍然。但淫雨積時，未知君家十畝，亦居然無恙否。拙刻三首，已浼陸懸圃斧削，望更為削之。此非貌言也。蓋人第知落紙淋漓，頃刻數百言為至樂，而不知縱筆薙剪，頃刻數十行，亦為至樂。自

祖龍一炬  
災是大痛



知猶爾。而况旁觀。昔元復初有作。虞伯生為削百二十字。而復初亦以精當。叫快此文。人樂境也。鄙意猶是。想能賜正耳。

與蘭之氛

昔梁武帝與魏使臨放生池。問使曰。彼國亦放生不。對曰。不取亦不放。是即達摩無功德之微諷。而惜乎。出使臣口入人主耳。皆能言能聞。而獨不能參也。弟昨晚挑燈夜讀。見一蛾繞燭飛。則驅之。驅之將生之。非憐其眉。已晨起。復見一蜂集于壁。則撲之。撲之將

是儒是釋  
止是天地  
問妙理

死之如憎其尾。因思蛾自飛。蜂自集。于吾有何憐憎。而生之死之顛翻。乃爾忽憶使言。恍惚有得。彼不取亦不放。而此有驅斯有撲。故也。夫人終日踐地。不知踐死幾蟻。然不云吾殺無心。故耳。可見觀生倪于有意。不若觀生趣于無心。之為得無心。則殺蟻亦生。而有意。則生蛾亦未為生。生動而殺。旋伏矣。此蜂之幾死于撲也。

與艾山弟

承示吳鹿友詩序。為擊節不已。方今白面書生。幸竿



朱紫遂不識丹黃爲何事。讀弟所言。洵若輩藥石也。當不使伏臘侍郎于今接武耳。至援引李杜以印。今賢如風行水上。一拂卽過而不必以兩兩比勘。極吾所言爲佳。旨哉言乎。昔宋雲使外國入山窟十五步。見佛影。然當遙視則衆相炳然。近視便瞋然不見。已漸漸却行。復見容顏。挺特乃悟影之妙妙于形也。故吾謂遊名山以前瞻睇美人以半遮而讀佳文以不盡皆當作觀影解耳。弟然吾言否。

又

每見真才  
人真名士  
定有此等  
不護短之  
論然必心  
有所勇服  
非一槩虛  
心也

昨以拙作請政。蒙賜竄削。如遇指南矣。昔丁敬禮有言。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虛哉懷也。又失哉言。若使敬禮當日明舉定吾文之曹子建。近語同志。使知遠告。後世使知相與競巧。阿摘去其惡。而底于佳甚善。乃云誰知耶。雖曰從人。未免護已。此愚所以不敢爲弟隱功也。吾文有媿。賴弟以不見。媿乎。兒乎。無唾亦無擲。想當刮目相看耳。

示諸兒

近書與平子兄。以澹寧集請教。謂取義于汰。此非無



不但能匿其醜更令人想投廁之編如龍宮珠貝

說也。即如有宋文士當推東坡山谷最然究竟吮毫時豈能盡佳故精于選而蕪于集皆窮搜者過耳乃知長吉表兄投廁疑愛其何云憎焉若兒輩解此但舉我生平篇牘或散落親交處未經手訂者獲即焚嶺南一炬珠宮皆灰蕩靡猶可而况蕩蕪若愛其羽毛而益之贅瘤願兒輩弗以憎為愛也。

與元子玉

近閱坡公小集每為莞爾曰戲言哉而迨其沒也則梁師成以一闈豎輒稱公出子又呼公先臣不意身

貞坡公嫡血兒此不能得之於過輩者而得之出子天下事豈可盡料哉

後有此絕倒無乃公生前之弄筆所召乎乃一時文禁卒藉以解子長之史記以甥傳而公之文以出子傳然後知伊文始終於戲而不難以出子分甥之功也雖然彼有置父書弗讀而以覆家說者若乃出子耳一嘆

又

承示所詠明妃詩甚佳然一時之丹青以醜圖醜圖固失實而千秋之歌弔皆佳言佳言亦溢真且君奚取前人歌弔之餘而為之媵句也弟偶讀前漢書見



千古如此  
類者甚多  
不能無嘆

盜書之罪  
大于盜璧  
盜城盜壁  
盜城不過

止于一貪  
而盜書則  
斷人慧命  
其忍極矣  
忍之罪大  
于貪

昭帝時以宮女賜鄴善新王。祖橫門外。蓋已先明。妃  
行而容儀不著。姓氏俱沒。誰憐焉。無延壽可恨。遂無  
恨。延壽以憐宮人者。故弟謂延壽猶明。妃功臣而不  
以及。君若舉歌弔不及之。宮人而形之。吟哦使千載  
冷骨。一朝芬頰。君其功首乎。弟亦與分焉。乞嗣示不  
一。

與徐述之

弟偶閱二書。為啞然笑。謂昔之盜璧盜城。僅虛言而  
今之盜書。乃實事。噫。若罪豈止咎。其一為錢岱晉書

纂本。從陳臣忠晉書詮要中出。而今遂掩詮要為纂。  
其一為陳其慄經濟文輯本。從張文炎經濟文抄中  
出。而今遂掩文抄為文輯。亦云盜矣。若二子者。果潛  
心二書。汰蕪增華。或仍其名。或書其實。則精神所湛  
露。雖曰附見。原自孤行。且安知不後來者居上。如孔  
子刪詩訂禮。而傳刪傳訂。獨不傳作幾。令作者掩長  
是也。自掩乎抑。故為之掩乎。願二君味此。

與木宿上人

承教謂果報云云。不爽鎚銖。然愚竊有疑。一謂世間



在佛亦自有說而文字特妙

畜生道皆係宿業。但自劫灰已過。重開混沌。後想慈悲。如佛亦應普降金雞。彼鳥獸蠕動與人並見者。胎業何所猶。帝王赦佛不赦否。一謂近世名公鉅卿。皆老僧再世。但佛法未入中華時。彼麒麟雲臺諸雄彥。又種緣何所。亦是前身鍊行僧。一念偶錯自西方。遠墮來享人間巨福。否。愚意未明。乞以示我。

與顧修遠

弟居恒自念。謂世人秘書之罪。高於焚書。誠見此書一秘。或剝於鼠。或殘於蠹魚。或飄零于兒婢之風輪。

為借書者開一方便。我輩不積書人賴此。文之功不小。

線帖不傳。則絕矣。因嘆抱朴子數卷。猶流傳至今者。當不以伯喈帳中之秘。為功。而以從伯喈帳中。抱去數卷者。之為功也。惟弟與年翁皆欲為其抱者。故有書必借。有借必抄。有抄必還。息壤在彼。當永堅斯約。遍傳諸同志。慎勿效顰。伯喈之言曰。惟我與爾共之。弗廣也。

與陸懸圃

承教謂某友。詆錢牧齋所作某行狀。用老公二字。此非獨吳老公薄心腸一語也。夫王軌曾捋周武帝鬚。



少所見多  
所怪有映  
碧之博聞  
方許折衷  
文字

矣。謂可愛好老公。有本者如是。譬如江海浩大。雖惡草枯。皆入洪流。而不沾沾。則垢膩而不沾。則蛻化。夫牧齋不作其墓銘乎。阿婆雖老大。猶堪壓倒三五少年。亦本諸唐也。是故不善用之。則好女殊昏。自妍然學妍。亦醜而善用之。則阿婆老公似俗。然入俗亦雅。何也。其學其才高且博。則然不高不博。寧弗用。故以規後人之效。輦則真輦。而以譏牧齋之作。備則非備也。君以爲何如。

與陳子韶

議論深曲  
揣出情理  
有虛虛實  
實之妙

承示越王進西子論甚佳。然君第知勾踐能用其妍。不知實用其愚。否則吳太子可生。吳國可有。其不盡吐。勾踐陰謀。黨胥攻訐。思固吳室於金城者。幾希。雖然。有太子友在彼。何覲焉。夫以褒姒長舌。佐驪姬狡心。則置友于宜。曰申生亦其揣摩所必及耳。乃知西子佐越滅吳。實癡人而非俊物也。不然者。越王何能沉西子於江。然則沉其可乎。曰否。否。彼范少伯之去。長頸烏啄。主而爲陶朱公。老無乃鑒於沉江。一舉而謂佳人之烏。盡弓藏。在是耶。嘆嘆。



與徐述之

承教謂天道福善禍淫。何以間爽。日有故。桀紂有時。叫屈。則問高洋。劉晟。何以令終。元載。崔胤。有時。叫屈。則問李林甫。秦檜。何以令終。王甫。魚朝恩。有時。叫屈。則問曹節。仇士良。何以令終。雖然。渠何屈。蓋世間有快。必有鬱。若嘆憤可廢。則盡人盡事。皆歌舞而歌舞。亦久而成厭。故天亦間與漏網。存嘆憤一綫。此賢君而綿祚。與良臣而延齡。所以獨昭歌舞於尤快也。否則索然矣。無乃天道不測而妙正在斯乎。敬復不一。

附會老天  
賢有道理  
正天之所  
以為大也

陸廷掄

懸圃江南興化人

與宗子發

文章家予不甚嗜者。北則濟南氏。南則晉江氏。蓋一以其僻。一以其衍也。二公才不同。而學亦異。濟南所法。西京以上。晉江則宋之南豐氏而止耳。方予不嗜。晉江文皆亦甚不嗜。南豐近則知嗜。南豐矣。因復知嗜。晉江文而抄之。而惜乎其嗜之不早也。然其不嗜。濟南文也。猶如故。非不刻意求之。虛心玩之。而其終不知嗜也。猶如故。豈濟南所法者深。其造亦深。而非

頓挫大有  
古致



震川先生  
曰濟南文  
曰不通吁  
盡之矣

如晉江之易測耶。然濟南所學自檀弓左氏離騷莊子以及子長賈誼孟堅之書予見之頗皆知嗜不似讀濟南文者何也。源之頗悉而曾委之不知乎。是殆不可解也。足下好古士也。其初不嗜濟南晉江也。皆與予同。近則置晉江不道而頗津津濟南氏之文。夫濟南者予初不甚嗜而今猶不嗜者也。晉江氏者予初不甚嗜而今已知嗜者也。足下初與予同而今皆反之。是又不可解也。孰得孰失。足下定之。

顧九錫

思澹江南江都人

與何御六

嘗讀歐陽子序梅聖俞詩曰。詩愈窮則愈工。此不可以不辨。蓋窮於窮者必不能工。詩而不窮於窮者。詩乃工也。夫窮於窮者其氣已窮而欲其不窮於辭也。難矣。惟不窮於窮者既不得而窮其氣。斯不得而窮其辭。如吾御六夙推風雅翩翩佳公子也。當流離播遷之後。大非昔年。而意氣磊落。常有吐棄一切之思。故其於詩自爾瀟灑出塵。有飄飄凌雲冉冉欲仙之意。然則御六殆不窮於窮者歟。

歲為至論



梁于涖 飲光江南江都人

與李小有

回首都門總成夢幻。大抵人生只論命。不論文。縱使文章有價。亦是偶然。湊鬼神之趣。其實冥冥中。夢夢也多。積德少。讀書莫離時。文淡情得失。造物或者憐而收之。

黃經 濟叔江南如臯人

與某大令

吾兄寄斯世斯民之命者。非一日。豈復厭有司之繁。

俗而輕視。匹夫婦之家事者哉。匹夫婦米鹽瑣褻中。有天理人情國法在。况其大者。願吾兄勉之。

陳畢 天耳陶菴江南揚州籍河南孟津人一名潯留耕堂集

與王山長

古人以詩書養氣節。今人以詩書為文章。古初謨誥。無多語言。而人品自立。晚周以降。語言日繁。而人品反無。以自見。遂以為氣節之不盡出於詩書也。然天下焉有真能得詩書之理。而氣節不浩然卓然與古人頡頏者哉。觀足下此卷。其欲置之於丘壑者。將謂

如此說來連人事亦在天命中矣

天耳以留耕集寄我近在白門不得見其近刻亦缺



嬰杵之志已酬。猶當奉其身以退。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乎。吾誦其言而窺其意。知足下之得力於詩書者。大異乎今之人也。

宗元鼎 定九梅岑江南江都籍興化人

與汪舟次

梅岑尺牘最多見寄遲故不能痛載

此物大足喪

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舟次此文至矣。僕雖雕琢一二字。昔人所謂猶是玉之本體也。幸勿訝。止所知娶某姬。此食針一斗之禍母也。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已見于

前車矣。人謹避之。君汲汲圖之。危哉。

陳台孫 階六江南山陽人

與滅齋

絲淚毀金骨。吾懼見此君。淚之絲絲也。

與林鐵崖

此君殆鳥之曲頸。鉞距者獸之方喙。鈎爪者魚之哆脣。鋸齒者非惟彼族中畏吾。亦畏

吳嘉紀 賓賢野人江南泰州人

與汪舟次

絲絲之淚毒如雨傾者



虫虫者正  
悔其胸中  
多字

此子喜其胸中無一字尚可教所謂淨潔白氎易為受色也

張 璠 韞仲拙存江南寶應人

與閻百詩

每念吾輩壯盛智慧漸去若古所云年少奇才必近其人資其穎發是還元秘術也今得百詩吾知幸矣

汪 玠 長玉江南江都人

與陶菴先生

佛未嘗不以嗔恚化毒龍願公剛以制之

正自難

李 清 再見

與夫山和尚

近接某友札謂僕矻矻把卷無乃太勞及往過某家

非握籌則較斛殊晝無寧晷已聞插竹灑鹽拂衾裯

待者復暮相競也嗟乎彼之矻矻又一勞耶昔某木

匠誤勾陰府閻羅命原勾人送回原勾索賂不肯行

匠無物可與念故人沈萬三生前最富向彼貸之萬

三嘆曰汝木匠也向送我入棺曾見我能攜一物來

否又某宦姬侍甚多忽閻羅遣勾者至諸姬環繞無



此與自求  
押倒之言  
俱可當清  
夜鐘莫作  
妙謔看過

隙不得入。勾者懼罪。向諸姬求之。諸姬曰。汝去。我自  
送來。若齊宣。早聞此。彼貨色。二念其索。然水消久矣。  
未知今人聞此。消乎長乎。請追味二事。

吳綺蘭次江南江都籍休寧人

復宗定九

得良書咏新詞。懷抱為之一慰。書筆共画眉。忙此語

真艷絕千古

黃澍

澍

仲霖次公劬菴浙江錢塘籍江南休寧人

與周櫟園

弟以癸未夏。別章侯于燕。明年從金道隱。郵筒得章  
侯札子。並書画筴子。意存諄戒。惟此老自無雷同語  
耳。已丑過虎林。從南生魯署。見章侯為作寫生圖。數  
十種。雄奇凸凹。謂募人而斷其腕。吾党當為老。遲惜  
此腕。不令復作。若令復作者。恐遭龍雷鬼物收攝。茲  
先生又以四冊相示。弟見章侯画。乃益駭。如見章侯  
蓬首赤體。右手持酒杯。左手抓頭足之垢。擷口張目。  
談天下古今事。此而不遭龍雷鬼物收攝也者。當有  
神氣。元命護持之。弟薄命人。章侯一點一畫。俱歷兵



火不復僅存異日不向生魯乞圖即向先生乞冊耳

陳無競

鴻烈榕菴江南江都人

示人

見人一無所取者直是不恕耳

取人之直恕其戇取人之樸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隘取人之敏恕其疎取人之辯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所謂人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可因短以見長不可忌長以摘短

范

涑

原易晞陽江南休寧人唯言

示人

晞陽先生唯言皆實實足以提撕人心者絕不作道學面孔所以足傳

前輩常教人靜坐姑淺言之人身靜時少鬧時多看每日早起觸目即視觸耳即聽心無所觸亦思索終日應酬擾攘未有停刻及就寢又夢或數十年之前千百年之外無不遍歷夫以七尺之軀方寸之靈如晝夜多鬧何壽由此促過由此增何有於學耶故教人靜坐乃收心之法向學之漸也

又

人心不可忙慣了如平時起居飲食本無甚事亦若有忙冗者以奪之只是忙慣不自覺

忙人一貼清涼散



又

憶前輩有云。如今世間無有怕人的人。此言殊可猛省。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孔子答子張從政。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此猶以在上者言之。觀前輩此語。則知君子於平居。應接無一敢下。無一敢慢者矣。

又

宋儒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余有轉語。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以求自慊。

又

學問事功。人品俱以晚景為難。

黃 魚

佐龍江南歙縣人

與人

得共把酒。便是別筵。冷月炤杯。行人自黯然也。

又

嫡妾相乖。古今一轍。但我不當。以我身及我之神情。入彼乖局中耳。無論尊諭所稱。大經濟如王丞相。謝太傅。即近代王新建之經文緯武。戚大將軍之滅寇。

冷然

佐龍與潘景升同負時名著。述其富皆未付梓。此吳東三所鈔。



者

王文成五  
十外朱夫  
人死始置  
妾生子未  
數年文成  
即沒故門  
人於文成  
年譜生子  
之下門人  
註曰非朱  
氏死此子  
何由生哉  
文成畏姪  
婦亦大異  
事

殲倭而終不能調伏其兩夫人然亦不為兩夫人累  
胤嗣終無恙大要以得異居為上策必欲同室轉見  
事生兄但以鎮靜御之切勿兩頭討好切勿弄小小  
伎倆我之伎倆線索久已在其掌中將常時相暱之  
情相狎之態一切抹入東洋大海只以至誠正氣定  
其風波千頃不撓八風不動然後使之各居亦非難  
事若以我身雜其唇舌中如兄所謂絮沾泥油入麵  
則兩家相鬧愈有興頭豈容有各居之時耶兄盛德  
人阿子天自佑之然不可無所以安之之術也

釋元志

碩揆江南鹽城人嗣靈隱住揚州上方寺

復呂子愚

十年不見我子愚得聞手札二字不啻空谷之足音  
矣及于來使前展手索却成意到句不到途路消耗  
固如是乎然與其使殷浩空函作世諦流布又莫如  
馳書不到之可以定瀉仰宗旨也笑笑

復韞諸侍者

香象渡河擺脫鐵鎖而去蒼蠅則涇可沾矣藥師菴  
公之涇也亦公之鐵鎖也為象為蠅公其自處我不

強作解事  
者必謂鉄  
鎖易脫涇  
實難除



能加一言于此喻之外。

王巖

築夫江南寶應籍陝西長安人

答李平子

承諭陳君言夏詩選吾兄為索

僕

與伯籲之作

僕自

廢退以來聲影刊落古之君子不得志於時既無由致主經國功德流天壤又無由發揮語言文字潤色治平光輝制作而徒托肥遯以自藏則夫汲汲以高蹈自見亦或可以不必也即一嘯一咏聊自怡悅於山嵐水澤間亦不欲輕以示人若一二同心相與唱

詞旨宏達可採入高士傳

酬則我負子戴之言又無庸遽聞於世况所作者既非公孫曲學阿世之詞豈無小雅閔時病俗之論集而傳之則南山之詩蟄龍之咏小人皆得以媒孽君子古人身隱則名不可聞為是也易不云乎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僕今所自處如是吾兄以為何如承諭與伯籲互作小傳今亦未可僕與伯籲同心之言每為流俗所譏今復為此適足滋詬厲耳餘詳伯籲書不更及

孫枝蔚

豹人江南江都籍陝西三原人  
漑堂集



間以儷句而不傷風骨絕似晉人齊梁便不得擬之矣

謝家無言

漑堂拙集過蒙痲嗜抄成副本不煩小胥深感此德無以云喻暇日間覽子山之文輒重勝王之序所云陽都舊藁百不一存江陵三卷重遭軍火吁嗟哉身後之名不亦危乎至于李韓詩文半為庸俗所亂則又毒過祖龍惡勝洪水者也今此拙吟既懶手抄幾將烏散慷慨酸苦之詞復非世所樂聞而賢仁垂念周至且復急同捕亡蔚所未慮及便已先之有同劉沔編綴東坡之集無待李賀補作會稽之歌篤交如忘此實足激揚頽俗豈止惠愛雕蟲援筆有謝銜珠無忘

與汪舟次

弟遊况不足道也但從令兄處得讀近所作西山紀遊詩六百字老來氣衰力竭之時甚望而畏之足下意何不善至此直欲兩北征二南山矣幾月不相見作此驚人伎倆真不虛却遠遊也吳野人詩格日長其意便欲多毀却從前詩弟謂却似不必也譬如春米精麤不同要之皆是米粒粒從辛苦中得來何忍

立論寬平不似今人一味罵人嗎已每見大和尚開口便說這不是那不



是只是胸  
無所據耳

棄之。若是稗子。則斷不可存耳。足下以為何如。

示兒燕

冬買葛。夏買裘。為學當如是。裘宜冬。葛宜夏。為人當如是。

王道浚

若谷江南儀真籍江西豐城人所著有元機精蘊天官辨疑讀史管見學古有獲諸集

示人

今人但將  
聖賢立論  
字面注疏  
明白便可  
翼經便可  
希聖

忠厚二字。談何容易。公而不私。又能盡已之心。盡已之力。乃可謂之忠。損己利人。又情文俱備。始終不倦。乃可謂之厚。今世人所謂忠厚者。非軟美。即懦弱愚

闇胥失之矣

又

世間。但有。好勝人。無。慷慨人。但有。積怨人。無。感恩人。但有。炫才人。無。憐才人。但有。邀福人。無。積德人。但有。為生計人。未。有。為死計人。但有。為近計人。未。有。為遠計人。但有。憂妻子人。未。有。憂父母人。間亦有之。可不謂賢乎。

釋弘儲

繼起江南通州人  
靈巖和尚集

復徐昭法居士



可想其文之妙亦可得作壽文法

蒼眉飯僧上巖頭兩日陰雨客少山堂如太古蒼眉語語入道乃相與語昭法則語語情至故我嘗言古今無不情之佛菩薩也蒼眉曰昭法過月半文成到山昭法之文不可得也山僧何辭但山僧不自壽人壽山僧山僧不受也昭法知我祇以我兩人交情成昭法之文至文也提着我為法門為師長為諸方龍象不惟夾襍昭法之文我所不欲也山僧識廉耻知痛癢者倘昭法阿所好必摘其長而忘其短不免逢諸方之怒以累昭法在今日無廉耻不識羞者多故

此當時佛法所以盛也

此退翁平心之言

唐宋佛法盛時唱道者刹竿相望諸宗師豈盡皆賢然有畏忌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公論屏絕二三十年來變易祖法何嘗有一點正知正見小民不足論卿大夫亦從風而靡昭法愛我自領意于語言之表也珍重

復顧螺舟居士

索題小照

客吳門如孤雲乃復念故人之客吳門者乃復以古人之寄托以遺故人則真古人之懷也道影倦筆不能壯其色

有古致



與寶雲潛

人呼我繼起。我則喜。繼起兩字。是先師老和尚鄭重記我者。且在當日直呼二字者。惟我天童翁。惟我三峰先師。先師乙亥入滅。不聞痛切呼聲。三十年矣。師翁壬午入滅。又不聞痛切之聲。二十三年矣。祇壬寅臘月夜夢中。又聞兩聲。至今痛徹肝腸。人呼之焉。不喜稱繼公。我則怒。非惡其辭。忽公之一字。非我有也。人稱我大和尚。我則怫然。我生平無大福。無大慧。無大勢。無大力。何大之有。稱我老和尚。我則當之年踰

說盡禪和  
醜態

六十。不可謂不老也。且老與病為隣。與死為隣。至于晨香夕燈。滌殘除穢。皆老和尚事。彼雖尊稱之。我則以為警策。且如今之為師者。必欲為法子。謀祖庭。謀大刹。盡震旦國祖庭。大刹占盡。猶自不足。此癡人愚人。昧昧者之所為也。使其子若孫。果是祖師明綱宗。行祖令。雖牛欄神廟。後代不得不祖之。回心自看。子若孫道眼不明。行實有愧。將三塗之不能免也。尸位祖庭。日聚千萬盲徒。益增其醜。不必不必。病榻偶聞此等事。書以寄汝。言雖不文。實是閻老子前一道鐵



案以後著述用其意傳之。

汪楫舟次江南江都籍休寧人

與竹關大師

見于皇云西江理學節義之鄉素不會詞曲一會使為湯臨川

今之歌喉必推吳儂。北曲辨字必準中州。有人焉舉此技而歸之西江。未有不擲揄絕倒者。乃中原音韻著自周挺齋。周則高安人也。為之鏤板行世者。則永新人也。挺齋自言此書為青原蕭存存而作。盛稱存存辨訂樂府音律之訛。極為精當。而青原曾元隱又有投水屈原纔是屈。殺人曾子更何曾之辨。並為挺

使作者盡出其下並舟次此札大為西江吐氣

齋所推服。挺齋後序又云常游江海求能正音顧曲者。無如吉之多。士云云。則此事實發源于西江。而青原有此韻人。尤不可不入之志中。為山水道場生色。昔陳眉公閱吉安志一過。輒大噓擲去曰。吉安止得兩韻人。一總抹却。他可知矣。謂志中不載作路史之羅泌。作鶴林玉露之羅大經也。作者闕此。未必非理障所致。適足見其不廣大耳。吾師其以愚言為然否。

華衮龍眉江南江都人春草堂尺牘偶存

與孫阿漚先生



氣體高華  
無論畫習  
氣

史公游遍名山大川始能著述以文人筆墨借山川  
 靈秀之氣激宕而成奇展先生畫冊若遊我於黃山  
 三十六峰泛我于武彝九曲二十年遊山之興於茲  
 一慰然此特先生拳石勺水耳至求先生氣魄神蘊  
 所聚則又在東岱西華南嶽嵩恒之間他日訪先生  
 于龍蟠虎踞中作五岳四瀆一巨幅借以臥遊不越  
 江左得了向平之願覺盧敖杖跡所到猶僕僕多事  
 耳

結隣集卷之六終





